

彭大將軍

黎 靜

北方文藝出版社



2 034 4803 7

彭大将军

上

黎 静



北方文艺出版社

狂欢之夜

月圆星疏，金风送爽，人声鼎沸。

抗战胜利的喜讯，犹如一声霹雳从天外飞来，震得大地都颤颤悠悠的。革命圣地延安顷刻间沉浸在狂欢的月夜之中。

延安的夜空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风物多姿的山川、河流都闪着红光。狂欢的人流涌上街头。鞭炮声、锣鼓声震耳欲聋。喜泪化作倾盆雨，豪情飞上九重天。雄奇高耸的千年宝塔，今晚显得十分威武与气度不凡。她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血泪春秋，阅尽了几多人世沧桑。她飞檐下的紫铜风铃，奏起了激昂、欢快的胜利乐章。悦耳的风铃声与欢庆的声浪交织在一起，那么和谐，那么令人心醉。

日本投降的捷报飞遍了延安，飞遍全中国，也飞遍了全世界。此刻全厂人民和延安人民都欣喜若狂。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经受了一次空前浩劫，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如今胜利了，怎能不普天同庆呢？火红的巨流从桥儿沟浩浩荡荡涌过来了，从王家坪涌过来了，从杜甫川涌过来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了，在南关新市场汇成了灯火的海洋。这蔚为壮观的场景，叫人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高呼啊，仿佛一切外在的形式都

无法表达内心的狂喜之情。你明明看见每个人都在唱，都在高呼，却听不到他们唱的是什么，喊的是什么。你能看到的，是一张张被狂喜涨红了的的面孔和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你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我抹去你头顶的汗滴。挤倒了，马上有人把你拉起来，搀扶着你继续前进。在这狂欢的时刻里，没有相识与不相识的界线，也不分男女老幼，你拥抱我，我拥抱他，“日本投降了！”大家挽着臂膀互相述说着，“同志呀，可熬到今天了！”

新市场，延安最繁华的商业区，所有店门都敞开着，所有的店主人都将能吃的、能喝的通通地端了出来。门口摆下条桌，桌上铺着大红被面，放上水果、香茶、糕点、肉食和太白酒，特别是红皮鸡蛋最招人注目。这叫喜蛋，在陕北只有在三种喜庆日子才能吃喜蛋：娶媳妇，做寿，娃娃过满月。这时几乎所有的店家、住户的门口都摆下了喜蛋，这可算是大喜中的大喜了。“同志，吃个喜蛋，喝口太白酒吧！”你不吃主人就动“武”了：一个人拉着你，另一个人就往你的衣袋里装，往你嘴里塞。有一个婆姨家，一面哭着，一面央求人们吃她做的喜蛋。她说：“好他大哥哩，这不是天神神显灵，也不是地神神救生，是咱受苦人死呀活呀硬撑了整整的八年呀！如今小东洋在咱受苦人脚底下投了降，咱怎能不吐吐憋在肚子里的那口闷屈气呢！快吃，今几个吃上一颗喜蛋，明几个天红大半，讨个吉祥吧，好你哩，快吃！”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狂欢的人海眨眼间静了下来，同时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在新市场前门口，左边的土坷堆上，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他穿了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头上戴着整洁的军帽，腰里扎下一条枣红色的皮带，小腿上打着上下一般粗的裹腿。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人海，有时他抬起右手在脸上抹一把，有时又用双手卡住皮带的两端。他是谁呢？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

呢？就在人们疑惑的时刻，他转过身来，一双深情、慈祥、湿润的眼睛热情地迎接着人们。

“彭总！”

“彭德怀！”

“彭副总司令！”

“老彭！”

人们亲切地呼唤着。平静的大海骤然翻腾起来。这是波涛滚滚的海洋啊，后浪拥着前浪直向彭德怀奔来。彭德怀不觉微微一震，看着一张张并不熟悉可又十分亲切的面孔，他胸中开始擂起鼓来。鼻腔象受到意外刺激似地酸胀起来，两汪汪泪水溢满眼眶。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握住向他伸来的手，随着人群奔下土堆，象一滴洁净的露水将自己也融汇到人海里……

彭德怀也是在两小时前得到这个喜讯的。当时，他正和警卫员下象棋，当他自认胜利在握就去攻击对方的要害部位时，突然，闯进来警卫员小刘。他扯着大嗓门吼道：“老总，日本鬼子投降了！”彭总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专心下棋，虽然耳朵听见了，可仍然认为是小刘在乱起哄。他侧头一看，见闯进来的小刘象根木头桩子似地立在门边，脸上洒满了泪水，彭德怀就刷地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小刘的手臂：“真的？”

小刘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连连点头。就在这工夫，他的秘书手拿电报也跑了进来，彭总急忙抓过电报，专注地细看起来。彭德怀，这位沙场上的老将，再也抑制不住聚积在胸口的激情，他象个小伙子似地在地上连蹦带跳的，将仍在棋盘前的警卫员小李拉了起来，又将一盘未下完的棋子抖落到地上。警卫员被彭总的激情惊呆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妈呀！该不是他中了邪吧？”直到看见彭总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也挂满珍珠似的泪水时，警

卫员才放下心来。于是，他们也跳了起来。刹那间，这小小窑洞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胸中的激情，怎么也按捺不住了。

“有酒吗？”彭总猝然问道。

“没有！”警卫员回答。

“拿水来！”彭总说完忙在棋桌上摆下了四个老碗（粗瓷碗），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往碗里倒满了水。然后，他严肃地整整军风纪，对同志们讲：“同志们，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让我们以水代酒，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吧！”说完他们四个人将四个老碗举起来，就象四朵骤然怒放的荷花簇拥在一起，接着听到一声清脆的叮咚声，他们就将这舒心的“胜利酒”，咕咚咚喝了下去。

警卫员小李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虽然他不曾细问过老总的往事，可他晓得彭总这几年可真是风餐露宿，倍尝艰苦啊！如今见他这样高兴，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出于感激之情，他和小刘又把四个碗倒满水，他先端起一碗对彭总讲：“彭总，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小李、小刘都哭了起来。老总是个有名的硬汉子，刀放在脖子上都没流过泪，可此刻在两个小鬼面前，被他们那种真诚、深厚的情谊感动了，眼里的泪水直滚下来。他深情地看着这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鬼，口中讲道：“我喝，我喝。”说完他一口气喝下去。彭总把碗放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窑洞。王秘书、小李和小刘紧跟了出去。

……

几十个颜色各异的大海碗举到彭总面前。刚从地下挖出来的老陈曲酒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一双双恳求、期待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彭德怀。彭德怀双眼湿润，嘴唇紧闭，歉疚地谢绝人们的好意。

他在想：我彭德怀有么子能耐？怎敢接受这种大礼？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们是受之无愧的。于是，他向眼前的人们敬了一个举手礼，慢慢地讲道：“同志们，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的信任，我彭德怀领情啦，可这碗酒我不敢接受。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谢谢同志们了……”

听彭德怀这样一讲，人群中活跃起来了。

“彭总，你是有功之臣！”

“老彭，你是我们信得过的将军！”

“彭德怀同志呵！我们最了解你！”

“请你喝下这碗老酒吧，只当是我们敬给您的！嗯？”

彭总从未想到过自己是有功之臣，更不是么子英雄好汉，但他确信，眼前的同志们丝毫没有戏弄他的恶意。在荣誉面前，这位戎马倥偬的将领为难了。最后，一个涌上心间的念头解开了他双眉之间那个死死的结子，他向争表敬意的人们频频招手。当人们平静下来时他感激地说：“我斗胆地接受你们这碗酒，让我们一道为那些死难烈士，和那些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说完，他规规矩矩地立正，双手托碗，举碗过眉梢，而后九十度的弯身向地，轻轻地将满满一碗酒，洒泼在黄土地上。陈酒入土，刹时冒出一层细碎的银白色水泡。守在彭德怀身边的人，都哑然无声，面面相觑了，只有那淌不尽的泪水呀，在默默地流着。

彭德怀随着人群向前走，突然看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一双深情、慈祥、善良的眼睛。他连忙分开众人，来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面前。这老人家头上包着一块黑包头巾，双耳边洒下一片银霜，上身是一件深蓝色带大襟的夹袄，肩头补下两块月白色的补丁，下身是一条黑色的手工粗布，宽裤脚的裤子。一看这穿戴就知道她不是外乡人。彭德怀急忙迎上一步，握住老奶奶多褶

的双手，问：“您老人家也来了？”

这老人家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彭总的房东，她掀动着干瘪的嘴唇说：“我来找你有件事，偏偏遇上了这大喜的日子……”

老奶奶话没说完，沸腾的山川里跃出来无数条火龙，原来是秧歌队出场啦。鲁艺的花篮舞，延安大学的龙灯舞，留守兵团的大秧歌舞，中央直属机关的跑驴舞，西工团的伞舞，民众剧团高跷队，北关的狮子舞，杜甫川的旱船队和各机关的秧歌队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市场前，拉开场摆开阵势，表演起来。广场上，绚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精湛的表演艺术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真叫人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啊！这些艺术家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精心地编织到表演艺术的花朵之中，这才叫真正艺术呢！

彭德怀扶着老奶奶，顺着人流往前走。警卫员小李、小刘站在老人家身两边，护卫着老人游动在人海中。这时，老奶奶从手中的布口袋里掏出几个红皮鸡蛋，放到彭总手里，说道：“几年不见你，真想你呀！也不给我捎个信。”老彭手捧着红皮鸡蛋，心里火辣辣的，一时不知对老奶奶说什么才好。

彭德怀肃然而立，看着手上的红皮蛋，心想：谁说我彭德怀没有亲人，父老乡亲就是我的生身父母！老奶奶抬头，见彭德怀愣在那儿不动，低声地对他说：“我找你还有点小事，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彭总忙问：“有么子事？”老奶奶把身边两个一般高的男娃娃推到老彭身边说：“你还认识这两个娃吗？”彭德怀弯下身去仔细地看看这一对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认出来了，就笑着说：“是大宝、二宝吧？”两个孩子一下子扑到彭总身前，齐声叫道：“大伯，收下俺哥俩吧！”老总连忙拉住两个孩子，略有迟疑。老奶奶忙说：“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规劝我的，你说：等孩子长大了，叫他们为亲人报仇。眼下小日本打败了，可还有那老蒋哩，娃们长成半截子马桩的人啦，我思谋着自己队伍上还需要人，送到你

手里也就放心了，收下娃们吧。你是长辈，娃娃有个不是处，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是不要叫他们走上歪道道。”

彭德怀的心头上突然觉得增大了负荷。在他的大半生中，这样的事情往少说，也有几十起。人民，就是如此地信任共产党，每当革命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多少母亲、妻子将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上来。虽说他们明知道今天送走的，明天未必能再回来，他们仍然不断地给革命输送着生力军。老奶奶为什么还要把两个孙子送到队伍上来？老总有点解不开这个疙瘩，便转身问老奶奶：“老人家，您老人家为么子把娃儿送到部队来？他爹妈愿意吗？”

老彭的一句话碰到了老奶奶的伤心处，那双慈祥、善良的眼睛立时腾起火焰。多年干枯了的泪泉，此刻又溢出滴滴泪水。老彭哪里晓得，他离开老奶奶所在的山村之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老奶奶接住老彭递过来的手帕，轻轻在两颊上擦拭了一下，说出了她家新的不幸遭遇：“去年秋上，鬼子进了太行山，我那二小子在咱部队上当了一个排长，在村里执行任务。就在那天晚上，日本鬼子没有来，可阎锡山的“双枪兵”倒闯进村来了，拉人，抢东西，放火，糟踏婆姨家。二小子的秉性你是知道的，就带上全排的同志打进村去，消灭了“双枪兵”，救出了乡亲们。这时敌人的一个营长从背后向他开了两枪。二小子的媳妇是妇救会主任，打游击那阵子她上过山，也是个烈性子。她听到这个消息，操起菜刀就要冲上去和敌人拚命。全村上的人说死道活地才把她拦下来。一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就催我带上两个娃儿到延安来找你。现在见到了你，把两个娃儿交到你手里，我的心愿也就了啦。”

如果不是在狂欢的人群之中，老彭听了老奶奶这席话，会深情地向老奶奶讲讲心里话的，鱼水之情重于泰山呀！彭德怀转身对小李讲：“把老人家接过来。”老彭又对老人说：“到我那住下，好

好地拉拉家常，行吗？”

“看你说的，我要说不行，那不是见外了吗？”说着她伸出手来在彭德怀的肩头、胸口上抚摸着又说：“看你瘦多了，有啥事叫你操心呀？我不是给你讲过，不管碰到啥难处，只要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就不犯难。我们喝的是长流水，只要源头不干，水总是要向前流的。”说完她动情地大笑起来，彭总也笑了。

警卫员小李扶着老奶奶，挤出狂欢的人海，向前走去。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不时转过头来，向人海中的彭总望着。

狂欢的人潮水般地涌过去，涌到了南关。

彭德怀却仍然站在原地沉思默想，往事涌上心间，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他轻轻地转身挪步。当他渐渐抬起头，眺望广阔无垠的长空时，一弯新月正在神秘地向他窥视，好象它也听到了老人家对他讲过的那一席肺腑之言。彭德怀慢步走着，大地上平整地铺下一片银色的光环，一个平常、结实的人影悄悄地印在地上。这人影在缓缓地移动着。就在这时，从遥远地方传来几声报晓的鸡鸣声，新的一天开始了。曙光渐渐洒到彭德怀的脸上，彭德怀暗暗地说道：“人民养育了我彭德怀，我不会去玷污人民的荣誉，我愿意一辈子做人民的上马石！”

彤云密布，死气沉沉，金陵城象条行将就木的僵尸，蜷卧在长江边。

青天白日旗在总统府顶端抖动着。

梅山上，百梅闹春的景象已近尾声。只有那绿梅和红梅仍在竞相争艳。而白梅已失去它们应有魅力，渐渐地枯竭了，褪去了那夺目的色彩。风过处，花瓣纷纷扬扬从枝头上脱落下来，在半空旋转着，飘零着，最后无声地散落到草地上，被游人踏到足下。

就在这百梅凋零的季节里，蒋介石全身披挂，带领陆、海、空三军将领，浩浩荡荡出了总统府，穿过中山门，直向中山陵进发。沿途上宪警如林，刀枪出鞘，一眼望不到头的美式小轿车象光怪陆离的大甲虫蠕动在宽阔的公路上。路边观景的人们都站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悄悄地议论着。

还是在四川峨嵋山上的时候，蒋介石就亲口对宣传部长陈布雷讲过，返回南京后要做好三件事：头一件就是带上三军将校到中山陵去祭陵。第二件是宴请曾经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过的同志。第三件是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布蒋介石新的整军方案。蒋介石下山前宣布这三条返都必做的大事，是颇费一番心思的，祭

陵是做给三军头目们看的，表示他最忠于国父。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南京城老百姓和外国人看的。今天日本投降了，领导抗战有“功”的委员长重归都城总得在民众面前露一下脸。宴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同志，实际上是对他们招抚、收编，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汪精卫手下的干将。他们在抗战八年中往返于南京和重庆之间，实际上是汪精卫派出的联络官员。今天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自然要特别器重这支“地下力量”。说到精兵整军，蒋介石确是煞费苦心的。八年抗战中，各路国军的头目却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势力，空头编制不少。蒋介石懂得，头多了不好办事，于是日本一宣布投降，他便想出一条妙计，对军队来一个整编，将兵团编为军，军编为师，师编为旅。彻底取消兵团这一级，这样就便于控制了。现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陈诚正向到会者宣布这个方案。

坐在会场的汤恩伯用手臂轻轻碰了一下杜聿明，将嘴对着杜的耳朵说：“老兄注意到没有，今天有位重要角色没来参加会议。”杜聿明抬头在会场扫视了一周，低声对汤恩伯说：“你是指的‘西北王’吧？”汤恩伯点点头。杜聿明轻蔑地说道：“老兄未免有点少见多怪了吧。在我们这，一向是‘会内有会’嘛。”说完，杜聿明取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掏出一方丝质手帕，用力地擦拭起来。

国防部长严肃地讲解着此次整军的重要意义。参谋总长陈诚坐在主席台上翻看着整编方案。

蒋介石返都后，为了住处的事和宋美龄女士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家庭“战争”，新任的南京市市长为讨好蒋夫人就选定了汪精卫所建的官邸作为委员长的公馆。这座豪华的官邸，不要说委员长会满意，就是爱挑剔的蒋夫人也会眉开眼笑的。果然，宋美龄在市长陪同下参观了汪精卫官邸。这是中西合流的宫殿，朱墙绿瓦，金壁卧龙，假山水榭，亭台楼阁，异树奇花。美龄一眼就看中了。

特别是屋中的陈设既古朴又洋气，高贵典雅，富丽堂皇。当她看完整个庭院之后，一口定了下来。忙了几天的市长，这时才掏出手帕来轻轻抹去鼻梁上的汗珠。

万万没有想到，宋美龄没有和蒋介石想到一处去，夫人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的脸一下铁青下来，愤然说道：“一个统帅全党、全军抗战八年的元首，如今返都后竟住进大汉奸汪精卫的官邸，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一直骂我和汪精卫暗地来往，互派秘使，如果现在我住进他的官邸岂不给共产党的宣传填了新的话柄，你们呐，坐井观天，因小失大呀！我就住在军校，也不要修缮，扫扫干净就行了。”说完他向市长摆摆手。市长如释重负，深深一鞠躬，转身而去。宋美龄刚要发作，这时侍卫长快步走进来报告：“委座，客人来了。”蒋介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侍卫长退出。

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马歇尔将军、陈纳德将军、司徒雷登，在陈布雷、胡宗南的陪同下走进蒋介石的议事厅。除了陈布雷外，其余三人都向蒋介石行了军礼，蒋介石坐在太师椅上，只将上身微微向前欠了欠，算是还礼。而后他指指对面的沙发，便闭上了眼睛。侍卫长忙着倒茶、递烟。当蒋介石听到茶水落杯的声音消失之后，才和气地说：“各位都辛苦了，一切尚未就绪，如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加谅解。马歇尔将军，您太太可好？”马歇尔起立用英语做了回答。陈纳德将军端坐：“大使先生也好吗？”司徒雷登站起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一切如意，多蒙委座关照。”蒋介石点点头，司徒雷登入座，这时蒋介石睁开双眼，看着坐在边上的胡宗南：“你这位‘西北王’，知道我请你们几位来做啥事吗？”胡宗南刷地立起，双脚后跟一撞，将胸挺高，但他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确实不知蒋介石为何召见他和这三位洋大人。蒋介石双手扶住太师椅把手，身子向前微曲，站了起来。他从日本投降那

天起就改穿军装、马靴，并成天扎上武装带，佩戴了成仁剑，还特意在胸口上挂下整整四排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他的脸色虽然还呈豆青色，但在镶满假牙的嘴角处却时时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两只小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之色。现在很少能看到他双眉间的愁云了，也听不到他那不住的叹息之声。他在厚厚的朱红色地毯上踱着步，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插在皮带里，开心地对客人们讲：“今天请各位光临不为别事，我的夫人新近跟美国最著名的调酒博士比斯曼先生学会了调制一种新酒。夫人给这种酒还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带刺的玫瑰’。请大家品尝一下，略表敬意，略表敬意。”蒋介石讲完，马歇尔等人轻击手掌，频频点头表示感谢。蒋介石侧头看看内室，门开处两个身着上尉戎装的姑娘，端着杯盘轻步走进来。身穿晚礼服的宋美龄象在舞场上一般，脚步轻盈地滑动到客人面前。姑娘将淡红色的酒倒入高脚杯中后退下。宋美龄伸出玉指，端起酒杯，分别递给马歇尔、司徒雷登、陈纳德和胡宗南、陈布雷，最后她递一杯给蒋介石，自己也端一杯，努着嘴微微一笑：“这是我亲手调的酒，叫‘带刺的玫瑰’，请！”众人仰脖，无声饮下，眼睛睁圆，杯在半空，过了一阵忽然众口齐声道：“噢，好酒！”宋美龄以手帕拭嘴，连声说：“你们忙公务，我要出门谢客，失陪，失陪。”她向客人们略作媚态，飘然而去。

密室内寂静无声。

蒋介石心事重重，脚步笨拙，在地毯上迟疑地踱着。马歇尔一手托腮，目视着窗上那华美的帷帐和长垂的流苏。他在想：能够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协助眼前这个多少有些失宠的人物去扑灭共产党，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是国务卿，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任军职之前在大学曾获得过博士学位。还是他归国之前，在四川峨嵋山上曾和蒋介石做过推心置腹的交

谈。那时，他就发现蒋本人不是一个治国有方的元首，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刚愎自用，若想完全控制住他是很困难的。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将不齐心，士不用命，难见奇效。想到这里，侧头一瞥，见蒋介石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他在心中觉得好笑。

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将军毫无共同之处，司徒雷登在美国人眼里，是埋在东方的一颗明珠。他出生在中国，从一九〇五年起便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宣传上帝的传教士。一九一九年他又创办了第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大学——燕京大学，自己当上了校长。直到一九四六年，出于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便脱去了学者袈裟，当上了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向来以沉默寡言著称，又以“中国通”而受到美国政界首脑人物的器重。

陈纳德是个得志便猖狂的人物。他肩上有两颗金星，空军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高高的身材，深陷的蓝色眼睛，亚麻色的头发，谈吐、举止处处都显出美国军人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气质。不过在蒋介石面前，他总是克制着自己，尽量迎合这位元首的爱好。

陈布雷则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至于“西北王”胡宗南和蒋介石的关系那更是密不可分。

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走到西墙之下。陈布雷紧走几步来到墙边，用食指轻轻按了一下电开关，挂在墙上的天蓝色墙帷徐徐启动。一张特大的军用地图展现在面前。蒋介石转过身，向客人们招招手。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胡宗南都走了过来，只有陈纳德还站在原地不动。当蒋介石开始讲话时，他才一边喝着宋美龄亲手调的“带刺的玫瑰”，一边走近来，站在蒋介石的背后。司徒雷登是个工于心计的政客，他用眼睛的余光瞥了陈纳德一眼，尔后又全神贯注地听蒋介石讲话：“各位朋友，一九二八年我在庐山军官团讲过这样一句话：‘消灭共产党有两个时机，当它还在摇篮时把它

掐死，或是当它羽翼未丰时消灭它。’现在是共产党正处在方兴未艾的时刻，我有把握消灭它。”

“蒋将军在战场上究竟有多少兵力啊？”马歇尔是明知故问。

“两百个师，人数不少于二百五十万。”蒋介石得意地回答道，同时指着地图又说：“毛泽东说我进攻他们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战争的信号。那么，现在我又进攻他们的苏皖解放区了，则应该是全面战争的爆发吧，嗯？哈哈。”蒋介石笑着面对天花板。悬在半空的西式吊灯熠熠闪光，好象也在为它的主人助兴。

“请问蒋将军，你在苏皖这块地方，又投入了多少兵力？”这时半天没有说话的司徒雷登问道。

“五十万，尊敬的大使先生，请您相信我的军队，我现在有四百三十万正规军，共产党只有我四分之一的兵力。装备情况那就无法比了。所以，只要贵国政府全力协助我，在短期内扑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我请你们各位来……”马歇尔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和司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长叹了一口气，一板一眼地说：“我的身份给我带来很大困难，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受我国总统杜鲁门阁下所托，前来调解你和毛泽东打内战的。另外我也承担着美国援助国军军火的特别使命。”

“大使先生有何高见？”蒋介石问司徒雷登。

“我是个学者，不懂政治，不通军务，对我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关于援助的事务，还是请马歇尔将军谈谈吧。”大使说道。

“那好，我们再送你三百七十一艘舰艇，近期便可运到。另外中美航空公司应从速建立，它可以承担向东北、华北、华中空运人员和物资。陈纳德将军还可以命令空军顾问团，组织你们的空军轰炸延安。我们前些时候援助你们那批军火，成本价共值八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建议作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廉价售给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政府向蒋将军提到

的几点小事……”这位美国将军侃侃而谈，显得很慷慨。

“绝无问题，只要打败共产党，我们两 的事好说，好办。”蒋介石一高兴忘了自己的身份，得意忘形地走到桌前要亲自斟酒，陈布雷急忙从蒋介石手中接过酒瓶来，为各位客人倒满了“带刺的玫瑰”。

碰杯声、奸笑声交织在一起，又一桩罪恶的交易成交了。蒋介石放下酒杯，坦然地对马歇尔说：“将军阁下，为了早些消灭共产党，你们提的要求我都全部答应了。阁下对中国的事情是了如指掌的，我曾对杜鲁门总统讲过，只要协助我消灭共产党，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我当全力保护。这叫‘以心换心’吗。”马歇尔、司徒雷登和陈纳德听了蒋介石这一番话，不免有些惊愕，怪不得共产党骂他是新卖国贼，是第二个袁世凯呢！蒋介石讲的是肺腑之言，而且动了感情。马歇尔本想讲几句宽慰蒋介石的话，可这时司徒雷登用严峻的目光提醒马歇尔，应该告辞了。于是，马歇尔走上去握住蒋介石微微颤抖的手说：“蒋将军一片苦心我们美国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谢谢蒋将军和夫人的款待。”他们转身走出华丽的大厅。

胡宗南目睹了眼前的一切，他对先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他一直立正站在一边，动也不敢动，直到美国客人走出客厅，他才悄悄地喘了一口长气。

蒋介石背着双手，挺着腰板，昂着秃头，目视着大厅门口，半天没有动静，最后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娘希匹，一群强盗！”刚才他那股气势张扬的神气全消失了，他象个病人似的，身架一下矮小了许多，脸上罩上了一层暗灰色，那双鼠眼变得暗淡无光了。他迈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走到胡宗南身边说：“快扶我一把。”胡宗南急忙扶住蒋介石的右臂，小心地将他扶到沙发上。蒋介石顺手拉住他，又指了指身边的坐位，胡宗南象小学生一样，